

# 沃辛漢姆聖母朝聖地—— 英格蘭的納匝肋

任淑華

## 1. 引言

本文為大家介紹的聖母朝聖地，是位於英格蘭東部諾福克郡（Norfolk），有「英格蘭納匝肋」（England's Nazareth）之稱的沃辛漢姆（Walsingham）。沃辛漢姆靠近諾福克郡北岸，是一條歷史悠久的中世紀古村，由小沃辛漢姆（Little Walsingham）和大沃辛漢姆（Great Walsingham）兩條村莊組成。諾福克郡擁有平坦遼闊的草原和肥沃的農地，靠著其豐富的羊毛和農作物出產，中世紀時，成為英格蘭最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區，並且教堂林立，亦建有一些甚具規模的修院。其郡邑諾威奇（Norwich）是當時在英格蘭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城市。

至於沃辛漢姆，在十一世紀前本是一條寂寂無名的小村，它沒有大城市的繁華氣派，卻因著一件與聖母有關的奇蹟，使它由一條簡樸平凡的村莊，驟變成為中世紀西歐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聖母朝聖熱點。多個世紀以來，以「英格蘭納匝肋」著稱的沃辛漢姆，經歷多番歷史起伏，同時見證著英國天主教會的歷史興衰：從最初期的發展至英國宗教改革前的興盛，到接著近四個世紀的湮沒，直至過去一百年間的現代復興。本文概述沃辛漢姆這段扣人心弦的歷史旅程，探討聖母所行的奇蹟在其中世紀時代背景下的意義，並反省它為我們現代的基督徒所傳達的豐富靈修訊息。

## 2. 故事的起源

相傳在 1061 年，英王聖愛德華宣教者（St Edward the Confessor）在位期間，沃辛漢姆有一位貴族的寡婦麗迪斯（Richeldis），她熱心虔誠，度著聖善的生活，並常祈求能為恭敬聖母而做點事情。終於，她的渴求獲得俯允。一天，在祈禱中，聖母領她的心神去到納匝肋，天使加俾額爾在納匝肋給聖母報喜的屋子那裡，並吩咐她在沃辛漢姆建造另一所跟這一模一樣的房子，為讚美和特敬聖母，及作為她領報時的喜樂之永久紀念。聖母並答應，凡到此祈求的人都會得到她的助佑。

這神視共出現了三次。麗迪斯於是把那房子的大小尺寸清楚地記錄下來，並馬上召來最好的工匠，依從聖母的指示建造這所小堂。神奇的事情隨即便展開了。

當晚，天降甘露，濕透了整遍草原，惟獨其中兩個大小相約的地方卻完全是乾的。這個令人聯想到基德紅的羊毛的奇蹟（參閱民 6:36-40），正是聖母用來指出這所「新納匝肋」要座落的位置。但是，兩個沒有被沾濕的位置之中，哪個才是聖母的意思呢？麗迪斯心想，第一個位置靠近兩口水井，應是較適合的選擇吧。怎料，當工匠們動工建屋時，卻無論如何無法把木材拼合起來。麗迪斯於是打發工匠們先行回家休息，自己卻徹夜祈禱，求聖母按照她的意思，親自帶領並完成這項工程。

正當麗迪斯祈禱之際，聖母藉天使的手，在距離原本的位置兩百尺的地方，把屋子建成。當工匠們第二天清早回來時，他們不單發現整所屋子已完成，並且當中每部分都裝嵌得天衣無縫，遠超他們所能想像的。這份來自聖母的禮物——「聖屋」（Holy House）——既是仿照她在納匝肋的屋子而建，亦因此為沃辛漢姆贏得「英格蘭納匝肋」的稱譽。

喜出望外的麗迪斯於是把這所神聖的小木屋奉獻給聖母，成為特敬聖母的小堂。許多前來祈禱呼求聖母的人，都經驗到她大能的轉禱而獲得身心靈治癒的奇蹟。沃辛漢姆亦因此逐漸廣為人知，吸引到來自不同地方的朝聖者前來恭敬聖母，並特別紀念她在納匝肋領報時的喜樂。

以上有關沃辛漢姆聖母奇蹟的傳說，是來自一首 1496 年的歌謠。這首名為平遜的歌謠（**Pynson Ballad**）<sup>1</sup> 是現存最早有關沃辛漢姆朝聖地的歷史記載。它共有二十一節，每節七句，原本是張貼在聖堂附近的牆壁上，讓朝聖者認識這地方的歷史、靈修以及所曾發生的奇蹟。可惜，由於在英國宗教改革期間，許多早期的宗教文獻慘遭毀滅，可以支持平遜歌謠中所述事蹟和經過的歷史證明委實不多。畢竟，平遜歌謠的出現跟朝聖地的起源相隔數百年，其內容的準確性難免有令人商榷的地方，例如：歷史學家對神視發生的年份便有过爭議，他們根據其他同期的歷史資料，認為神視更有機會是發生於十二世紀初，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之後。不過，撇開年份的考究，這個故事起源的傳統卻廣泛被接納，而且其訊息和當中所蘊含的深邃歷史意義和靈修思想，到今天依然對信友們有著深刻的影響和啟迪。

### 3. 歷史發展與興衰

麗迪斯死後，她的兒子傑弗里（**Geoffrey**）承繼了聖屋，為了確保這份來自聖母的禮物能留存後世，後人按照他的囑咐，在沃辛漢姆興建了一座修院（**Priory**）。在 1146 至 1174 年間，奧思定律修會士（**Augustinian Canons**）正式接管修院，並把聖屋保存

<sup>1</sup> 平遜（**Pynson**）乃當時印刷這首歌謠者的名字。平遜歌謠的原稿現收藏於英國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的圖書館內。

在修院的聖母小堂內，後來更在那裡供奉了一尊沃辛漢姆聖母像。從此，朝聖地的發展便與修院的演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了。

奧思定修院成立後的第一個世紀，朝聖地大致保持著原來的質樸無華。到了十三世紀初，沃辛漢姆開始受到王室的注意，亦因而聲名大噪。英王亨利三世是首位造訪沃辛漢姆的君主，他富有宗教熱忱，在位期間曾多次到那裡朝聖，並慷慨捐贈，支持修院的發展。他對聖母的熱心敬禮，不單影響了他的兒子英王愛德華一世，更從此開拓了王室成員到沃辛漢姆朝聖的傳統，直到英國宗教改革為止，甚至連後來發動英國宗教改革的英王亨利八世亦曾在朝聖者之列。

得到王室的重視和資助，奧思定修院由簡樸的設計逐漸擴展成為一座擁有巨大中央塔樓的宏偉中世紀修院建築，修院當時的規模從現在僅存的教堂東窗大拱門遺址仍可見一斑。沃辛漢姆進入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朝聖者絡繹不絕，教堂燈火通明。從各地慕名而來的人，除了王侯貴族之外，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當中不乏許多特來祈求身心靈治癒的病人們。他們會在沿途的最後一站——亞歷山大利亞的聖加大利納小堂（Chapel of S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 或通稱 Slipper Chapel）<sup>2</sup>，脫下他們的鞋子，赤腳走完到修院前的最後「神聖的一里路」（The Holy Mile）。到了英國宗教改革前，沃辛漢姆不單已成為英國的聖母敬禮中心，也是中世紀歐洲四大朝聖地之一，其地位和重要性，與當時的羅馬、耶路撒冷和西班牙的聖地牙哥齊名，而它更是其中唯一完全奉獻給聖母的。

---

<sup>2</sup> 這小堂約建於 1338 年，位於原來奧思定修院以外大約一英里。小堂的主保聖人——亞歷山大利亞的聖加大利納，是中世紀朝聖者的主保。

至於奧思定修院，亦隨之成為當時英格蘭最富有的修院。可惜，隨著修院財富日增、名聲日盛，會士們修道生活的質素卻每況愈下，偏離清貧嚴肅的精神，甚至變得糜爛腐化。與此同時，一場宗教浩劫亦迫近眉睫。亨利八世因離婚另娶被教宗開除教籍，遂於 1534 年發動英國宗教改革，擅自成立英國國教（即聖公會），並自立為最高元首，正式與羅馬天主教會決裂。英國天主教會受到嚴厲的打擊，凡不承認英王地位的修院都被迫解散，財產被充公，更有無數的主教、神父和教徒被迫害甚至致命。<sup>3</sup>

即使當時奧思定修院的院長因著個人私意，馬上臣服於亨利八世，沃辛漢姆最終也因修院內其他反對的聲音而難逃被打壓的厄運。1538 年，奧思定修院遭拆毀，院內許多珍貴的聖髑、貴重的金銀財寶和裝飾等被搶掠一空，不過最令教友們和村民痛心不已的，相信是聖屋被一把火燒光，至於沃辛漢姆聖母像，則被拿到倫敦燒毀；整個朝聖地滿目瘡痍，最後以僅僅九十英鎊被賣掉。沃辛漢姆頓時變回原來平凡的小村，然而朝聖地昔日的光輝以及它流傳下來的寶貴靈修遺產，就不是那麼輕易的能從人們的回憶中抹去。

沃辛漢姆此後經歷了接近四個世紀的沈寂，一直至到十九世紀末，英國天主教解放運動後數十年才重新復興起來。關於沃辛漢姆在現代時期的發展，本文稍後會再詳述。

#### 4. 沃辛漢姆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sup>3</sup> 其中在這段時期較為人熟悉的殉道者便是聖多瑪斯·摩爾（St Thomas More, 1478-1535），以及聖若望·菲希爾樞機主教（St John Fisher, 1469-1535）。

當我們回顧過去許多有關聖母顯現的事蹟時，便會發現這些私下啟示並非偶然或巧合的出現；反之，聖母通過這些奇蹟所要傳遞給人們的訊息，每每回應著當時教會生活的挑戰和需要，並跟世界的時代徵兆息息相關。沃辛漢姆的故事亦不例外。聖母藉著麗廸斯的神視所要表達的訊息，固然是圍繞聖母領報這個主題；然而，要較全面的瞭解和領會其中的意義，我們必先概略認識當時相關的時代和宗教背景。

雖然麗廸斯獲得神視的準確年份至今已無從稽考，不過從歷史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它發生於十一至十二世紀初，正值歐洲步入中世紀盛期<sup>4</sup>，公元第二個千禧年的歷史轉捩點。為西歐世界而言，那是一個否極泰來，百廢待興的時候。西歐社會由動盪分裂，停滯不前，俗稱「黑暗時代」（Dark Ages）的中世紀前期，進入一段輝煌的高峰期，在各方面都得到顯著的復甦與進步<sup>5</sup>。

教會作為中世紀西歐舉足輕重的組織，不單在這盛期文明的演進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她自身亦同時經歷了重大的變革與更新。中世紀的政教關係本是混淆不清，到了中世紀前期的尾聲，這長期政教角力與衝突的局面更進一步惡化，世俗政治權力嚴重介入教會的事務（尤其在敘任權之爭導致買賣神職的問題上），令修道和神職的生活俗化衰落。如此腐敗不堪的情況，激發有志之士重整的決心，返回耶穌基督福音的理想生活，遂掀起教會內一股勢不可擋的改革浪潮。最先出現的是十世紀著名的呂

---

4 歐洲中世紀歷史大致可劃分為：前期（Early Middle Ages）公元 500-1000 年、中期或盛期（High Middle Ages）公元 1000-1300 年、晚期（Late Middle Ages）公元 1300-1500 年。

5 漫長的中世紀歷史非常錯綜複雜，不過，整體而言，在盛期階段，隨著外族入侵的結束及封建制度的確立，西歐的社會和政治愈趨穩定。工農業的進步帶來蓬勃的經濟復甦和人口增長，安定的環境亦刺激了知識和文化發展，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大學的出現。

克尼（Cluny）隱修院改革，它一若聖德的清泉，把善度會規、神貧簡樸的精神帶回隱修院。到十一世紀初，教宗聖額我略七世推行教會神職的大改革，重振教宗領導教會的職權。在這教會重整、信仰更新的大氣候之下，不少新興與改革的修會相繼出現，如：方濟會、道明會，以及接管沃辛漢姆的奧思定律修會等。這些革新的努力和熱忱，同時感染了普羅大眾的平信徒，喚起他們更深的信仰自覺，漸漸形成了西歐世界一種新的基督宗教意識，導致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形成<sup>6</sup>。

沃辛漢姆的聖母朝聖地正是在這個重要的教會改革和靈修更新的時代出現的。在這歷史背景的烘托下，我們能從聖母傳給麗迪斯，以納匝肋聖母領報的奧蹟為中心的訊息找到更深層次的關聯和意義。就如聖母領報預示天主聖子為拯救人類而降生成人的奧蹟，英格蘭納匝肋的訊息同樣是一個喜樂與希望的標記，隨著漫長的「黑暗時代」的過去，迎接中世紀盛期一個新的基督宗教時代的破曉。正如 **Rev Michael Rear** 精闢的寫到：「仿如在宣佈一個教會的春天，新福傳及重大信仰靈修更新的來臨，聖母要求麗迪斯在英格蘭的沃辛漢姆建造這個朝聖地。」<sup>7</sup> 不單如此，這朝聖地更是為紀念聖母領報時的喜樂而建的。在此處，「紀念」的含意明顯超越單純憶述聖母領報故事的意思；從具體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紀念」更是邀請旅途中的教會和她的子女，在邁進一個重新振興的信仰時代之際，親自「置身」聖母領報這喜樂和新生的奧蹟中，並從中得到靈性上的轉化。正是在此意義下，沃辛漢姆的訊息成為聖神透過聖母，賜給整個教會一份真正的禮物。

6 Cf. Daniel-Rops, H., *The Church in the Dark Ages*, J. M. Dent & Sons (1959): p.596.

7 Rear, Michael, *Walsingham: Pilgrims and Pilgrimages*, St Paul's (2011): p.70.

實在，我們不難察覺到，沃辛漢姆的訊息與中世紀盛期接著的靈修發展之間，的確存在著某些的一致性。教會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的統一力量後，其復興的宗教情操的一大特色，便是恭敬基督的人性以及祂的母親瑪利亞；這兩者的關係當然是不可分割的。始於 1095 年的十字軍東征，豎著從伊斯蘭的控制下解放聖地的旗幟，更進一步吸引信眾認識這位曾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耶穌，以及祂為拯救人類而曾生活、死亡和復活的地方。人們相信，麗迪斯的兒子傑弗里本人亦曾參與十字軍。當時，往聖地朝聖逐漸成為流行的中世紀敬禮，不論是為祈求治癒、表達懺悔，或純粹為一睹那神聖的地方和搜集那裡的聖髑。這些出發點縱然參差混雜，不過背後卻蘊含著普遍信友們對聖言降孕，道成肉身的事實，即天主聖子虛空自己，為恢復人性的神聖性而進入人類歷史的事實一份不容置疑的信仰。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基督宗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的初步意識。

耶穌基督既「生於女人」（**迦 4:4**），虔敬基督的神聖人性，自然帶動並深化人們對祂的母親童貞瑪利亞的敬禮。雖然自初期教會時代，聖母已深受信友特別的孝愛和尊敬；不過，到了中世紀盛期，正式的聖母敬禮才在教會內廣泛流行。大量與聖母有關的聖歌和禱文在這段時期出現，亦有不少的教堂和朝聖地紛紛奉聖母為主保，在教會的年曆中某些主要的聖母慶節也是在這時期訂立的。到了十二世紀，西歐文藝的黃金時期，也是聖母敬禮大行其道，達到巔峰的時期，因此，十二世紀也被稱為「瑪利亞的世紀」（**Marian Century**）。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聖母敬禮的黃金時期，聖母領報的奧蹟一直備受重視。聖母領報瞻禮的日子被訂為中世紀民事年度（**Civil Year**）的開始。撰寫於十一世紀初，時至今日仍是教會內最普遍的聖母禱文——「聖母經」，正是取

自天使加俾額爾在納匠肋向聖母的請安。後來在十三世紀出現的「三鐘經」(Angelus)更配以鳴鐘的方式在每天特定的時辰紀念聖母領報時的喜樂。作者 Obbard 指出,紀念聖母的喜樂,是中世紀英國靈修一尤為顯著的特色<sup>8</sup>。這份對喜樂的強調,在著名的英國中世紀神秘家諾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的著作中同樣反映出來。

除此之外,為英國本國來說,沃辛漢姆的奇蹟在其集體宗教意識上也帶來獨特且深遠的影響。聖母將自己納匠肋的屋子顯現給麗廸斯,並奇蹟地在沃辛漢姆把它建成,帶有將納匠肋「植根」於沃辛漢姆的象徵意味。因此,當時的英國信友視聖屋為一有形可見的標記,代表著聖母對他們這個在十一世紀剛統一年輕國家的寵愛;亦因此,他們對聖母懷有深厚的孺慕之情,並把自己的國家視作特別獻給「聖母的禮物」(Our Lady's Dowry)<sup>9</sup>。這個稱號不單出現在禱文和聖歌中,甚至也出現在文學作品和民族歷史上。1893年,這頭銜獲得宗座的正式批准;當時,教宗良十三世要求英國的主教們將英格蘭重新奉獻給聖母,並說出這富有先知性的說話:「當英格蘭重返沃辛漢姆時,聖母也會重返英格蘭。」

## 5. 沃辛漢姆的現代復興

---

8 Obbard, Elizabeth Ruth. *The History and Spirituality of Walsingham*.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1995): pp.61-62.

9 Dowry 來自拉丁文 *dos*, 意即「禮物或捐贈」。中世紀的時候,這個字的意思通常是指「丈夫去世後遺留給妻子的禮物,比方他的莊園和房子」,有別於現代一般解作「嫁妝」的用法。Cf. Rear, Michael, *Walsingham: Pilgrims and Pilgrimages*, St Paul's (2011): p.71.

英國的天主教會經歷數百年因英國宗教改革造成的打壓後，終於在十九世紀得到重新復興。1829 年的天主教解放運動，恢復英國天主教徒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隨後出現的著名的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和聖公會高教會派（Anglo-Catholicism）的冒起，重新肯定英國天主教的宗教遺產，亦因而帶動了天主教神學、禮儀，以及聖母敬禮的復甦。

1894 年，一位虔誠的聖公會高教會派女士夏洛特·博依德（Miss Charlotte Boyd）<sup>10</sup> 買下 Slipper Chapel，後來她歸依了天主教，並將 Slipper Chapel 交回天主教會。聖堂經過重新修葺後，在內供奉了一尊新的沃辛漢姆聖母像。1897 年，自英國宗教改革後，差不多四百年來首次的朝聖活動在那裡舉行。1934 年，Slipper Chapel 正式成為英國國家天主教聖母朝聖地（The Catholic National Shrine of Our Lady in England）。自此，敬禮聖母的朝聖活動和燭光遊行等在沃辛漢姆再次活躍起來。1981 年，較寬敞的修和小堂（Chapel of Reconciliation）落成，以容納每年倍增的朝聖人士。2015 年 12 月，教宗方濟各把 Slipper Chapel 升格為次級宗座聖殿（Minor Basilica），以肯定朝聖地在教會內的歷史重要性和其非凡的現代復興。

除了在推廣英國天主教信仰有突出的貢獻外，沃辛漢姆在基督徒合一方面亦擔當著一個非常獨特的角色。二十世紀初，聖公會亦在沃辛漢姆興建了一個朝聖所，並在內重建了聖屋作為紀念。今天，這兩個基督教會互相尊重，融洽和平地並存在沃辛漢姆這條寧靜的小村，時有基督徒合一的朝聖和祈禱集會在此舉行，實是一個修和及治癒彼此間歷史傷口的極佳見證。

---

10 夏洛特·博依德是英國人，1837 年生於澳門，並在澳門領洗。父親是當時在廣州工作的英商。夏洛特出生領洗後不久便隨父母返回英國生活。

沃辛漢姆令人鼓舞的現代復興，與其中世紀的發展，同出於聖神的化工。在過去數十年，普世教會面對日益俗化的社會環境及其對道德和信仰核心價值的衝擊，在西歐積極推行「新福傳」，呼籲這些源自基督宗教文化的國家，無論是「個別的基督徒或團體，返回基督信仰的本源」<sup>11</sup>，即基督的福音。沃辛漢姆在這個時候重新興起，正好回應著「新福傳」的號召，也是對所有教友們一個親切適時的邀請，投奔天上慈母的保護和轉禱，並再次發掘英格蘭納匝肋的豐富靈修寶藏。

## 6. 「英格蘭納匝肋」的靈修訊息與反省

沃辛漢姆 —— 新納匝肋之所在

在你那裡要時常紀念我領報時的喜樂

那是我首要的喜樂，一切喜樂的基礎與根源

人類救恩之本

加俾額爾前來報告

我要因謙遜成為主的母親

並童貞懷孕天主子<sup>12</sup>

以上取自平遜歌謠的一節，很好的概括了沃辛漢姆靈修訊息的精髓。沃辛漢姆被譽為英格蘭的新納匝肋，它的靈修自然瀰漫著納匝肋的精神。當然，這與麗迪斯神視的內容有著直接的關

<sup>11</sup> The New Evangelization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 *Instrumentum Laboris* #20 (2012).

<sup>12</sup> 這段中文翻譯自 Obbard 的現代英文版本：Obbard, Elizabeth Ruth, *The History and Spirituality of Walsingham*,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1995): p.11.

係，所顯現給她的是納匝肋聖母領報的屋子，並且聖母要求她在沃辛漢姆仿建另一所以紀念聖母的喜樂。所以，嚴格來說，沃辛漢姆的神視並非聖母親自的顯現，麗迪斯沒有像露德或花地瑪的神視者那樣看到聖母的形像，但這絕不削弱沃辛漢姆朝聖地的瑪利亞特色，因為納匝肋聖屋的神視直指沃辛漢姆訊息的核心——即聖母領報的奧蹟。因此，聖屋從一開始便成為朝聖地首要的焦點，歷代無數的朝聖者渴望往那裡祈禱，默想聖母在納匝肋接受天使的請安，並藉著她的答應，因聖神懷孕天主聖子的奧蹟。

為此，聖屋同時見證著道成肉身的偉大奧蹟：「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4）永恆的天主聖子進入人類的歷史、時間、空間，取我軟弱的人性，並藉祂在十字架上傾流的血，與人訂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約，好使我們能分享天主子女的神聖生命。這個天人的神聖交換成為「人類救恩之本」。為此，「熙雍女子，你應歡樂！以色列，你應歡呼！耶路撒冷女子，你應全心高興喜樂！上主已撤消了對你的定案，掃除了你的仇敵；以色列的君王——上主，在你中間，你再不會遇見災禍！」（索 3:14-17）索福尼亞先知這古老的預言，終於在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厄瑪奴爾身上，得到最完滿的實現。這便是瑪利亞——新的「熙雍女子」——全部喜樂的「基礎與根源」，難道它不也是我們基督徒所有喜樂的真正泉源嗎？

實在，喜樂是沃辛漢姆訊息中一個非常突出的靈修主題，亦理應如此。聖母領報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份喜樂的邀請，天使對瑪利亞的第一聲請安：「喜樂吧！」就是一份喜樂的傳召。這是福音的喜樂。天主聖子降生成人，是為把救恩和生命帶給人類，藉著承行天父的旨意，揭示天主對人無限的大愛。「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

來，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若 4:9）基督的愛，戰勝死亡；唯有這樣的愛，能滿足人心最深的渴望，使人認識生命永恆的意義，並從中體會人生真正的喜樂。「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的力量。」（厄下 8:10）這份神聖的喜樂一直支持著聖母，給她力量度過無數考驗的黑夜，從天使報喜開始，直到她默默站在耶穌十字架旁的一刻，聖母仍然信心堅定，向天主委順的說：「是」。為心靈每每空虛脆弱的現代人來說，沃辛漢姆喜樂的訊息正好提醒和鼓勵我們，在生命的起跌和挑戰中，我們並不孤單無助，因天主與我們同在，在祂內總有希望，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路 1:37）。

教宗方濟各在他的首份宗座勸諭中開宗明義的寫到：「福音的喜樂源於耶穌，凡與祂相知相遇的人，其心靈和生命必充滿這喜樂。凡接受祂救恩的人，必從罪惡、悲哀、內在空虛和孤獨中被解救出來。與基督一起，喜樂就會生生不息。」<sup>13</sup>這是一份在信德中與主的「相知相遇」，為基督徒帶來一種發自內心的飴樂，要比純粹感覺或情緒上的高興來得深切持久。正如伯多祿前書所說：「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愛慕他；雖然你們如今仍看不見他，還是相信他；並且以不可言傳，和充滿光榮的喜樂而歡躍，」（伯前 1:8）聖奧思定論及聖母懷孕耶穌曾這樣說：「童貞瑪利亞在心裡懷孕她的兒子先於在腹中懷孕祂。」聖母是「有福的」因為她「相信」了天主的說話。朝聖者來到沃辛漢姆，在紀念聖母領報喜樂的同時，更要透過效法聖母的信德，分沾這份來自信德的喜樂，與她一同詠唱她的「讚主曲」，歌頌上主的仁慈。

13 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1。

救恩來自天主，是祂主動的施予、白白的恩賜，並不是任何人為努力的成果。「因為你們得救是由於恩寵，藉著信德，所以得救並不是出於你們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於功行，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聖母領報和道成肉身這兩個彼此緊密相連的奧蹟同是出自天主恩寵的大奧蹟。「若不是天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詠 127:1），沃辛漢姆聖屋建造的奇蹟正是這真理一個非常貼切的註腳。

不過，天主的恩寵絕不剝奪人的自由，因為天主大愛的本性，就是不能強人所難。恩寵既是天主自由的施予，接受與否也得由人。這是朝聖者來到英格蘭的納匝肋所默觀的另一大課題：聖母的答應（Fiat）。心存空間，恩寵才能灌注。瑪利亞所以被天使加俾額爾稱為「充滿恩寵者」，正因她在內心虛空自己。雖然天主在萬世以前已特選了瑪利亞作為救主的母親，但天主也不能勉強她；瑪利亞仍要親自作出這個選擇，向天主說「是」，謙遜地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託在天主上智的手中。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聖母這一聲喜樂的答應，完完全全地開放自己，接受天主的恩寵，讓天主真正成為她的主，按照祂的計劃、方式、時間，在她身上工作。在沃辛漢姆，朝聖者被邀請作出同樣的選擇，懷著赤誠謙卑的信賴，委順於天主的旨意。「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 12:50）正是瑪利亞謙遜的交託，使她成為耶穌真正的母親。謙遜是平遜歌謠特別提及的德行，它吸引天主臨到我們心中，與我們的心神結合，「使我們像瑪利亞那樣，成為悅樂天主的永恆寓居之所。」<sup>14</sup>

---

14. 沃辛漢姆聖母瞻禮（九月廿四日）彌撒集禱經。

「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若 15:5）天主的旨意就是人的成聖，所以，跟隨天主的意思非但不會使人變得貧乏，相反，唯有承行主旨才能使生命得到真正的滿全和豐盛。「天主為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藉著聖神的德能，「至高者的兒子」竟成為童貞瑪利亞胎中的骨肉。瑪利亞作為新約的約櫃，無限地超越舊約的約櫃；她童貞的母胎不只是盛載天主聖言的器皿，更是聖言攝取人性，並得到孕育滋養的窩巢，胎兒成長的「家」。

「家」這個窩心的思想領我們進一步反省英格蘭納匝肋訊息中的的團體幅度。我們都知道，納匝肋是聖家的家鄉。在那裡，耶穌得到基本的安全（參閱瑪 2:20-23），接受瑪利亞和若瑟的教養（參閱路 2:51），並成長成熟。「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2:52）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在一個平凡的家庭度過大概三十年的隱藏生活，作其公開傳教使命的準備，實在不無意思。成聖從家開始。透過最普通，甚至單調的家庭瑣事，藉著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員彼此的施與受、聆聽與瞭解、寬恕與被寬恕的過程，我們漸漸學習與人相處、分享，學習如何去愛。所以，家庭就是我們的自我身份得到肯定、人格得以陶成的第一所學校，第一個團體。

我們能視聖家為學習的對象，正因為耶穌、瑪利亞、若瑟在納匝肋平凡隱藏的生活，同樣分擔著一般普羅大眾的家庭所要面對的責任和憂喜。我們不難想像若瑟作為一家之主，努力以木匠的工作來維持家庭生計，而瑪利亞則像其他猶太人的母親一樣，在家照顧兒子，打理家務等。俗語有云：「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聖家也不例外，福音中有關聖家的故事，例如：黑落德對

嬰孩耶穌的逼害、聖家逃難到埃及、瑪利亞若瑟遺失耶穌在聖殿等，讓我們感受到聖家也有很多設身的艱難，也要面對人性上的恐懼、憂慮、疲憊和疑惑。不過，聖家能成為基督徒家庭真正的模範，關鍵在於他們在各樣處境中皆以基督為中心，敏於聆聽天主的聲音，並徹底地服從祂的旨意。瑪利亞「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反覆思想。」（路 2:19）瑪利亞默觀的內斂、若瑟默默的服從，偕同耶穌，組成一個共融於祈禱和互信互愛的家庭，一起參與天父的救贖工程。

天主聖子屈尊就卑，來到納匝肋這個屬於外邦人的加里肋亞，別人都看不起的地方（參閱若 1:46），在一個別人以為平平無奇的家庭中成長（參閱瑪 13:55-56），但祂的臨在卻聖化了所有基督徒家庭，並突顯出他們崇高的聖召。「家庭猶如一個小教會」<sup>15</sup>，是社會生活的「原始細胞」<sup>16</sup>，播種和栽培信仰和聖德種子的地方。在這急功近利、人情淡薄的世界，出現了愈來愈多破碎和有問題的家庭，面對著嚴重的家庭危機，基督徒家庭肩負起福傳的使命和責任，被召成為信仰的傳播者、恩寵的工具，見證天主所賦予家庭的神聖性和美善。這本是教會敬禮聖家的原意，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寫到：「在這個世代，當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別無選擇，必須生活在『外邦人的加里肋亞』的時候……普世教會得以蓬勃成長，唯有牢牢的紮根於納匝肋的氛圍中。」<sup>17</sup>

## 7. 結語

---

15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1。

16 《天主教教理》2207。

17 Ratzinger, Joseph (Pope Benedict XVI), *The God of Jesus Christ – Meditations on the Triune God*, Ignatius (2008): pp. 76-77.

納匝肋的氛圍——一個喜樂、簡樸、祈禱和家庭的氛圍，仍然瀰漫在今日的沃辛漢姆聖母朝聖地。源於差不多一千年前的英格蘭納匝肋，經歷悠長曲折的歷史，但其繫於福音，發人深省的靈修卻歷久常新，令這地方到今天仍散發著一股清新的吸引力。朝聖者來到沃辛漢姆，喜樂地投奔天上慈母的眷顧，並效法她對聖神的信賴，開放心懷，好成為聖言寓居、基督成長、天主欣悅的另一個「新納匝肋」。這份心靈的轉化是沃辛漢姆真正的奇蹟和治癒，實在也是人生在世的朝聖旅程的終向，即超越自我，在信德中與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相遇；找著祂以後，亦同時找到漂泊人心真正的歸宿。「所以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他，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他，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弗 2:19-22）

## 後記

為香港的教友來說，沃辛漢姆或許是一個較為陌生的名字，不過隨著這朝聖地近年的迅速發展，亦開始有來自亞洲，包括中國、斯里蘭卡等地的朝聖團到那兒朝聖。筆者希望能藉本文的簡介，讓讀者對這歷史悠久的聖母朝聖地感到興趣。

筆者在此特別感謝英國基德霖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Carmelite Monastery, Quidenham, UK）的 Sr Rachel OCD 為本文的英文初稿提供寶貴的意見，及在寫作過程中給予筆者的支持和鼓勵。